联合国 A/58/PV.66

大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十六次全体会议
2003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主席：亨特先生. . . . . （圣卢西亚）

上午 10 时 0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38（续）

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58/35）

秘书长的报告（A/58/416）

决议草案（A/58/L.23, A/58/L.24, A/58/L.25 和 A/58/L.26/Rev.1）

舒博克什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帕帕·路易斯·法尔大使和该委员会成员提出我们面前的重要报告。该报告表明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的悲惨局势的真情。它证实了以色列政府无视和平建议，继续拒绝接受巴勒斯坦为达成政治解决而作出的任何努力：“巴勒斯坦各组织为实现休战而作出的努力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回应”（A/58/35, 第 17 段）。巴勒斯坦人每次向以色列提出休战建议时，以色列政府就赶紧以某种方式，例如通过刺杀一名著名的巴勒斯坦活动分子来刺激巴勒斯坦人采取一系列的新行动和作出不可避免的血腥反应。

以色列认识到，它正在通过这样的做法破坏任何可能的平静和浪费朝着和平取得进展的任何机会。以色列政府采取了反对任何巴勒斯坦、区域或国际建议的政策。它依赖的是一种既成事实政策，并实行一切形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它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危机，通过使用过分的和没有理由的武力公然违反所有国际上达成的决议。如此使用武力是由于以色列错误地认为，它可以通过军事力量来平息阿拉伯的要求，并阻止为达成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和全面解决以及实现以色列从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出而作出的阿拉伯和国际和平努力。

如果以色列政府认为，它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失望和绝望，那它无疑认识到，它同时也制造了它本身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惧。巴勒斯坦人已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他们对过上良好的和有尊严的生活以及在自由、和平和安全的条件下生活的希望。历史警告我们这种失望和绝望会带来的结果。这使国际社会负有一种政治责任和道义义务使以色列遵守国际上达成的决议。

以色列坚持继续进行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和延长它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而完全不考虑任何政治或法律问题，以及任何道义或人类价值观念。这证实以色列政府企图并决心破坏为达成公正和全面的和平解决而做出的任何认真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目的是保障安全，从双方消除仇恨以及使该区域避免更多的痛苦和流血。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03-63584 (C)

以色列宣称，它建立种族主义的隔墙是为了保护墙内的以色列人，包括定居点不受谋求解放其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的攻击。然而，建筑这座墙实际上还有其他动机，包括攫取西部的处在那些被从其土地分隔开的村庄的地下的水资源储存。这也将西岸的领土分割开。以色列定居点已经把巴勒斯坦领土分割开，而现在的这座种族主义的隔墙在当地人的生活方面以及在达成和平解决方面又造成一种更困难的局势。通过建筑这个种族主义的隔墙，以色列政府谋求强加一种新的现实，肢解西岸的其余领土，并使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巴勒斯坦国成为不可能。通过这样做，以色列谋求把一个可能的巴勒斯坦国改变为处于围困下的一些小块地区和与外界隔绝的飞地，其进出大门由以色列控制。

巴勒斯坦和被占阿拉伯领土中的暴力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令人深感不安，并要求立即寻求紧急解决办法，以结束这种血腥的暴力循环和局势的危险升级。

国际社会不能袖手旁观，等待着某种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奇迹出现。它必须谋求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和该区域中的已经摧毁了很多年轻人和资源的战争。全球的局势发展已证明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的全面和国际性质。这要求遵循一种基于以下概念的预防性和保护性的做法以对付这些威胁：安全是一个全面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安全的承诺必须是集体的和国际的。因此，国际优先事项要求国际社会站在一起，作出共同努力并组成统一战线，以坚定地对付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任何危险。如果不认真和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事业并解决这个问题，以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并为该区域的所有国家建立和平与安全，这种承诺就不会有可信性。

沙特阿拉伯不遗余力地为巴勒斯坦事业谋求公正和全面解决，并毫不犹豫地提出旨在在该区域建立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政治建议。因此，沙特阿拉伯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四方”国家敦促以色列认真地、负责任地以及不玩弄任何手法地参与路径图的实施。路径图为持久和全面解决铺平了道路，其基础是在2005 年之前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结束暴力循环已成为一项集体责任，它要求我们执行国际上达成的各项决议，回到谈判桌旁，确立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以及确保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巴勒斯坦领土、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撤出。这还要求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包括其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要求已不再仅仅是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的要求；它是全世界的温和派和爱好和平的力量提出的一个国际要求。其中包括以色列境内的国内和平力量，因为以色列现政府的政策已证明，永远也无法通过镇压，占领和暴力实现安全与和平。

阿勒赛义迪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一如以往几十年，联合国大会今天再度面对难解的巴勒斯坦问题。过去 50 年，本组织已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数十项决议，并且多次设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未能产生巴勒斯坦人民坚定而耐心期待的解决办法。

联合国早年就面临巴勒斯坦问题，该问题现已成为考验联合国效率、国际意志和国际体制信誉的试金石。50 年来，巴勒斯坦问题始终困扰国际良知。然而，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显示一切人不分种族或宗教的崇高价值观与大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实际做法之间存在差距。显然，这些大国对巴勒斯坦人权力的关心根据其自身的眼前利益与国内政策而定，因为我们已不幸看到巴勒斯坦人权力的重要性随着它们自身利益的变化而消长。每当大会开始审议大会议程上这一永不消失的项目，我们就再一次看到这一长期、痛苦、令人绝望的现实。今年又有何不同？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悲惨局势是过去以强暴方式对其他许多人民实行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的重演。今天，在以色列殖民主义移民政策下，巴勒斯坦人民的状况使人联想起可怕的殖民主义时代。秘书长的报告（A/58/416）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58/35）说明了几十年来巴勒

斯坦人民每天遭受的悲剧。巴勒斯坦人每天饱受以色列殖民主义定居火炉煎熬，这说明，今天国际关系仍然是强权压倒正义。

过去几年国际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联合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最近的对伊战争。会员国要求对多边国际组织工作作出承诺，因为有必要集体行动和尊重多数的意见。人们着重强调对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实现上述理想。但是我们认为，除非各国愿意在实施和执行联合国决议，特别是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和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决议时停止有选择性做法和双重标准，否则无可能。

实现自由和消除殖民主义运动还没有发展到巴勒斯坦，因为以色列的宣传使人相信，以色列对邻国推行侵略政策，以色列占领西岸、加沙地带、叙利亚阿拉伯戈兰和黎巴嫩领土，完全是迫不得已，是自卫和生存的需要。而今，在阿拉伯方面作出种种让步之后，鉴于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路径图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切实办法，以色列政府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路径图提出的解决办法。但同时，以色列又一味搪塞，提出种种要求，实际上使路径图无法成功，回避和平解决。

简单回顾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行为清楚不过地表明，自成立以来，以色列始终企图通过侵略和没收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实行扩张，千方百计控制巴勒斯坦人的命运。

尽管沙龙政府最近多次声称接受最终建立巴勒斯坦国，但以色列公然对抗大会最新决议，目前正在疯狂建造一道扩张主义隔离墙，结果势必并吞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肢解巴勒斯坦实体。此外，以色列还疯狂扩大现有以色列定居点，建造新的定居点，正如秘书长的报告（A/ES-10/248）指出，这些行动将使和平无实现之可能，造成不可能建立一个可行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彻底破坏长期和平的前景。

以色列所以敢这样做，因为以色列根据它同联合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相信国际社会无法阻止它。与此同时，就在以色列政府没收更多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同时，以色列总理期望人们会天真地相信以色列愿意作出痛苦的让步，撤离部份领土，以换取和平。我们怀疑，时至今日谁会相信这种荒谬的逻辑。更加荒谬的是，怎能要求我们接受如此荒谬的逻辑。

半个多世纪以来，巴勒斯坦问题始终与该区域内外不同方面的利益密切相关，这就使得有关各方必须参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凭借武力吞并其他国家的领土，这违背本组织的原则和宗旨。因此，也门共和国要再次重申，联合国必须继续承担责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并在执行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方面提出的路径图的四方努力中发挥重大作用。

此外，也门共和国还要重申，绝对有必要加速建立可以核查路径图执行情况的监测机制。

哲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和秘书长的报告，它们向我们提供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过去一年里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之下为寻求和平所作的努力和采取的措施。

以色列拒绝了关于这一议题的决议，随后颇为不幸地选择了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开展其非法和危险的活动。我国代表团曾经并将继续最强烈地谴责这种态度。

继2003年4月30日向有关各方提出路径图之后，以及人们期望分阶段执行和意义重大的谈判将导致和平，但当地的局势却逐步恶化。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今年周而复始的暴力标志着停火遭到失败，打破了我们马上就会取得进展的梦想。事实上，执行路径图已遇到了重大障碍。

我们认为，这一机会不应重蹈以往解决冲突努力的覆辙。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一方怀疑路径图作为一项政治计划有何不妥。由于路径图以表现为依据，

并受目标驱动，我国代表团从路径图去年提交给有关各方起就支持这一路径图，而且我们将继续相信路径图，支持路径图。

在这一点上，竟然出现了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在和平进程现有的不确定过程中——当时，安全理事会一致核可了路径图，从而表明国际社会始终支持这一进程。这一决议恢复了人们对两个国家解决方案的期望，并阻止了藐视路径图或对它表示保留的任何企图。

我们认为，与没有路径图相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通过真诚执行路径图将会有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更好机遇。至关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始终对路径图给予广泛支持，迄今为止它非常有助于确保路径图取得成功。对该进程今后取得成功来说，国际社会必须能够监测路径图的执行情况，现在必须为此目的设立可信的监测机制。

尽管联合国在巴勒斯坦问题获得解决之前承担着全面责任，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并重申通过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等机构的工作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的重要性。

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和平进程，以确保在既定时限内实现两个国家的方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安全和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并肩生存，正如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具体规定的那样。然而，双方都必须承认各自的责任，以便能够出现这种局面，这将包括作出必要的艰难决定。

路径图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其规定是建立在并行和相互——而不是顺序——架构上的行动之上。这是其长处，因为在每一方面逐步履行了其分阶段目标之后可以使这一进程向前推进。如果暴力可以得到持续控制的话，它应该很起作用。

因此，我们告诫以色列，巴勒斯坦局势的解决办法是路径图，而不是军事优势。只有通过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工作计划作出努力，以色列才能说它在致力于和平事业。

最后，请允许我澄清一个问题：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非法行动既无助于和平事业，也不能使以色列合理地期望自己会受到挑战。必须确保和平进程不越出既有协定的限制，以及提供包括被占领的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在内的全面的解决方案，大会 2002 年 12 月 3 日第 57/111 号和第 57/112 号决议正式产生于这种需要。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出现什么不正常和奇怪的事，正如以色列所声称的那样，而且自这些决议通过以来，或自以色列试图不执行这些决议以来，这些因素都没有发生变化。

吉勒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九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金道出了普遍和永恒的智慧，他说，

> “我们应该勇敢地欢迎和接受真理，而不管它来自何方，即使是来自不同于我们自己的遥远种族和国家。除了真理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比寻求真理更为重要。”

今天的真理以“巴勒斯坦问题”的形式来到了我们面前。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没有成为一种现实？为什么数千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早早躺在了地下的坟墓中，以及缺肢断腿和梦想破碎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以色列以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愿望的国家身份来对待这一问题，它愿意作出努力实现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在和平与安全环境下并肩生存的梦想。它并不是作为一个试图统治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积极为巴勒斯坦人寻找治理自己的可行方式的国家来提出这一问题的。

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 2003 年 6 月 4 日在亚喀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说：

> “以色列和其它国家一样，坚决支持布什总统于 2002 年 6 月 24 日表达的构想，即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毗邻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以色列政府和人民对有机会根据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路径图步骤，恢复直接谈判以实现这一构想表示欢迎。”

沙龙先生此后反复表达了这些看法，最近一次是在《新闻周刊》杂志上周刊登的采访中。

不过，今天——在现任巴勒斯坦领导层错过了实现这一构想的无数次机会，屡屡未能履行其协定义务，而且接二连三地出现巴勒斯坦暴力和恐怖主义浪潮之后——巴勒斯坦问题现在看来不是以色列接受巴勒斯坦自决权或是巴勒斯坦国的问题，而是巴勒斯坦人接受以色列继续作为犹太民族能够在其中继续实现他们自己的自决权，并与其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邻居毗邻生活的一个国家的生存权问题。

虽然近几十年来以色列已证明其愿意提出一项顾及双方利益的解决冲突方案，但巴勒斯坦领导层完全未能显示出其愿意接受以色列国的固有合法性或以色列公民和平与安全生活的权利。巴勒斯坦问题永久化——年复一年又一年——的原因在于以色列最基本的安全关切始终遭到拒绝，这只会使人们对巴勒斯坦方面声称接受以色列作为一个享有主权的、民主的犹太国家，安全及和平共处的生存权的说法产生严重和难以消除的怀疑。

今天，大会按照其惯例在 1947 年联合国大会第 181(II)号决议通过周年之际审议了巴勒斯坦问题，这一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每年一度的做法赞扬了巴勒斯坦的拒绝主义。在观察今天的审议时，人们可能容易忘记，阿拉伯世界非但没有因为该决议提出在原先的委任统治地上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而接受这一决议，而是断然予以拒绝，原因是它同时还提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事实上，大会 56 年前通过分治计划加速了阿拉伯国家的大举入侵，入侵的目的是为了在犹太国家建立前就将其摧毁，这也是当时联合国秘书长所称联合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入侵行为。

因为这个原因，我今天对你们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而是以色列问题。

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问题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以色列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表示愿意妥协，并为实现和平作出了巨大牺牲。当以色列领导人会见阿拉伯领导人，如埃及总统萨达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些领导人用和平的语言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说话，而且愿意为实现和平而采取具体步骤——的时候，以色列与他们达成了协定，从而实现了和平。

从 1978 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到 2000 年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以及此后，以色列就一直担负起寻求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益和他们的正当需求，同时又维护以色列人民的合法权益和要求的解决办法的责任。

而巴勒斯坦领导层则未能表现出同样的谈判、妥协和为和平而承担风险的意愿。它也没有表现出和平与自决是其政治议程的目的。当阿拉法特在 2000 年 7 月戴维营首脑会议上拒绝以色列关于在西岸和加沙 95％以上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建议——而是选择走上了对无辜男女和儿童实施恐怖活动的道路——之时，很明显，他的目标不是和平，而仍然是要消灭以色列。如果巴勒斯坦领导层 2000 年夏天在戴维营选择了谈判和妥协的道路，那么，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现在本将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相邻而居，和平共处。相反，以色列在戴维营伸出的橄榄枝却得到了巴勒斯坦方面的阵阵炮火和一系列的自杀炸弹手的回应。

忘记这一事实可能很容易，但如果我们想要回答巴勒斯坦问题，如果我们真心希望理解如何解决这一冲突，我们就不能无视严峻的现实。我们不能佯称，现在被称作解决办法的构想不是容易实现的——并且被断然决绝——不是遭到以色列的拒绝，而是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拒绝，这再次证明了其领导层从不错过任何一个错过的机会。

不幸的是，巴勒斯坦领导层从未兑现其众多的诺言和保证。阿拉法特在与以色列签署的协定中，承诺通过对话解决所有问题，停止一切暴力，逮捕恐怖主义分子，摧毁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收缴非法武器和停止煽动暴力。然而，自 1993 年《奥斯陆协定》以来的 10 多年中，巴勒斯坦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履行这些义务，而是选择了积极鼓励和支持恐怖主

义的做法。在这 10 年期间，1 100 多名以色列人死于恐怖主义活动——自 2000 年 9 月以来就有 900 多人。

恐怖主义不是调解人和国家建设者的工具。它是拒绝主义者和懦夫的工具。它只力求破坏，而不是创造。它与两个国家解决办法的梦想是对立的。通过与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等恐怖主义组织结盟，通过资助法塔赫的塔齐姆和阿克萨旅，巴勒斯坦领导层向每一个以色列人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发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这是一个声称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屠杀以色列人要比创造他们自己的民主国家更为重要的信息。这是一个摧毁了一切和平希望的信息。这个信息在全球输出，在全世界传播着恐怖流行病，从而使恐怖主义成为巴勒斯坦最成功的一项出口产品。

今天，阿拉法特和他的亲信们不但摧毁了和平的希望，而且也因为挑动猖獗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而给他们宣称要保护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社会经济痛苦——这证明不是贫穷滋生恐怖主义，而是恐怖主义滋生贫穷。他们制造的形势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公民实现自决、民主化和建国的能力。

就在两周前，巴勒斯坦新任总理艾哈迈德·库赖宣称，“路径图不是圣经——我将向阿拉法特汇报”。这一做法肯定会导致失败，我们希望为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不采取这一做法。

以色列社会将和平视为最崇高的目标和最高尚的理想。和平与安宁的期望是以色列文化特性的核心部分。每位母亲和父亲的最大梦想是一个与阿拉伯邻国和睦及合作共处的以色列。如果巴勒斯坦领导人与我们一样真正希望建立一个在和平与安全之中与邻国彼此共存的巴勒斯坦国，那么我们应会看到这些领导人的民族治理方式、巴勒斯坦教师受命教育学生的方式、巴勒斯坦警察对待政治异议人士的方式以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教牧人员鼓动其追随者的方式都会有所改变。要想实现和平就需要用一种和平的语言与文化来取代我们区域普遍存在的煽动和灌输手法。

但是，这并非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实。那些被控与以色列合作的巴勒斯坦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动用私刑处死，而那些在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自杀攻击过程中自我毁灭的人却在大型集会和官方仪式中受到空前的公开赞誉。国际社会不能而且也不会纵容在中东建立又一个镇压性的恐怖主义国家。那样对巴勒斯坦人民、该区域以及全世界来说，都是错误的。

六个月前通过路径图后，以色列政府就立即开始实施目的在于缓和巴勒斯坦居民状况的措施，当时它设想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会履行路径图中规定的主要义务——摧毁恐怖主义基础结构。

以色列采取的这些具体措施包括：将以色列的安全责任转交给加沙和伯利恒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并将其部队撤出这些地区；在路径图所规定义务之外实施一项建立信任措施，释放了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顺便说一下，其中一些囚犯后来参与了谋杀以色列平民的行动；撤除了西岸各地许多未经授权的哨所；准许每天 4 万多名巴勒斯坦工人从西岸和加沙进入以色列境内工作，以改善巴勒斯坦居民的经济状况；授权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所管辖地区之间的特别工业区每天增雇 15 000 名工人，从而进一步推动巴勒斯坦经济；开放货运站，使每天大约 2 000 辆运载商品、产品和原材料的卡车能从以色列、约旦和埃及进出西岸和加沙；准许游客进入伯利恒和杰里科，这是巴勒斯坦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拆除西岸和加沙各地的路障和检查站，以改善巴勒斯坦居民的行动自由；将巴勒斯坦捕鱼区延伸到距加沙海岸 12 英里处，以加强这一重要的经济部门。

然而，巴勒斯坦领导人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履行路径图中规定的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的基本义务，而恐怖分子则把以色列改善巴勒斯坦日常生活条件的每一次努力都当作一次机会来对以色列公民发动新的攻击。他们利用放松后的行动自由，在巴勒斯坦村庄和城市之间偷运逃犯、武器、迫击炮弹、火箭弹，甚至供自杀攻击用的腰带，利用工人进入以色列的通道渗进以色列城市，从事自杀攻击。今天，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有增无减，恐怖主义基础结构仍未受损；

煽动行为盛行，恐怖分子自由地策划针对各地以色列人的暴力攻击。在此种现实情况中，以色列别无他择，只有把注意力放在维护自身利益和保护公民上。

今天的实地局势比任何言辞都更好地证明，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首先并不取决于以色列，而取决于巴勒斯坦领导人自己。是巴勒斯坦一方一再拒绝基于真正承认和真诚妥协的两国共存解决办法，而且也是他们迄今未真正接受这一办法。

巴勒斯坦的发言人就体现了其领导阶层中存在的这一危机。这位发言人今天居然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来到这里。法鲁克·卡杜米以其顽固的极端主义闻名，他甚至拒绝加入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行列，因为他反对当初在那里设立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和平进程。在这样的领导阶层的领导下，巴勒斯坦观察员代表团如此脱离当地形势，继续在联合国内实施各种活动，违反任何既有协议——从 1993 年的《原则声明》到今天的路径图，这是毫不奇怪的。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梦想都是与巴勒斯坦一方一劳永逸地根据国际法、联合国决议和路径图履行其打击和铲除恐怖主义的义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巴勒斯坦忠实履行这项基本义务，那么以色列就没有必要采取反恐措施，而且这也会为进行和平谈判，从而真正保障该区域各国人民的福祉、繁荣和安全铺平道路。

以色列仍然准备同履行其对有效和平进程至关重要的巴勒斯坦基本义务和承诺的任何巴勒斯坦领导阶层进行谈判。通过这一和平进程，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能与以色列共处的民主的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随时愿意履行它根据路径图所承担的义务，愿意作出痛苦的妥协，并且愿意帮助和推动巴勒斯坦领导阶层履行其自身的义务，致力于和平。现在，随着巴勒斯坦新内阁的形成，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一方有采取行动的愿望，因为我们深信这个区域所有各国人民都将享有和平与安全，而且我们也相信，一个巴勒斯坦和平伙伴有一天终将出现。

我们今天在大会这里辩论的巴勒斯坦问题只有在能真正起作用的论坛和地点才能得到解决——通过这个区域的巴勒斯坦人民来解决。一个真正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福祉的巴勒斯坦领导阶层不可能继续支持恐怖主义，拒不承认他国人民的权利。如果巴勒斯坦领导阶层能够致力于民主与共存，并拿出勇气和智慧，为和平而妥协，那么巴勒斯坦问题就能自行解决。那样的话，以色列将会乐意分享并推动两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繁荣。

穆桑巴奇梅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与其他代表团一道，参加这次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在此，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文件 A/58/416 所载的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报告。其中提供了有用的情况。

赞比亚完全赞成并支持美利坚合众国所领导的目前和平解决中东危机的主动行动。我国代表团希望，中东路径图中所强调和商定的所有规定都将得到充分落实和实施。

因此，赞比亚希望国际社会支持这一路径图以及四方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第 338（1973）号和第 1379（2002）号决议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有关决议，为争取全面、公正与持久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而开展的重要工作。

然而，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的是，在本次审查所涉期间，在巩固路径图的各种政治进程方面并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例如在安全方面，在被占领的西岸和靠近东耶路撒冷地区修建围墙的行动仍在继续。该墙只会破坏旨在解决冲突、实现如路径图中所描述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和平与安全中毗邻而居的区域远景的国际努力。

赞比亚认为，目前，路径图提供了对中东问题的一个可行解决方法。重要的是联合国通过向助其实现的机制提供充足的资源来支持这一进程。因此，我国代表团愿强调联合国秘书处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的

关键作用及重要性。应允许该司继续运作，以支持委员会的目标和方案。

新闻部的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新闻方案在向媒体和公众告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消息方面作了出色的贡献。我国代表团请求秘书长继续执行这项方案，并给与发展所需的必要的机动性。

最后，赞比亚谨与其余国际社会一起纪念昨天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我们赞扬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与过去一样，我国代表团将支持本议程项目将通过的各项决议草案。

安德里亚纳里韦卢-拉扎菲先生（马达加斯加）（*以法语发言*）：请允许我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致敬，他的活力和奉献使得委员会今年再次成功地完成其规定任务。

巴勒斯坦问题确实仍是我们时代的最严重的忧虑之一。在一个复杂而不确定的世界的全球背景之下，我们的组织有义务和责任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方面，直到找到一个公正和持久的解决方法。

我们的秘书长不遗余力地寻求迅速全面地解决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冲突的途径和手段。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则继续支持用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所有方面的所有主动行动。

最近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事态发展继续引起极大关注。尽管国际社会已有谴责，军事行动仍造成更多人丧生。即决处决和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障碍正在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每日冲突最终影响平民，造成社会经济的瘫痪，并且因封锁而恶化。

安全的需要不应放在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的前面。该区域所有人民都有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生活的合法权利。安全理事会的第 242（1967）号决议已经强调了这一点。以色列政府和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相互承认，标志着重大进展并为最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以色列采取的单边惩罚性措施以及巴勒斯坦极端主义分子进行的自杀攻击正严重地妨碍着使双方靠近的努力。目前僵持的谈判给整个区域造成不稳定的威胁，并制造了成为极端主义滋生地和恐怖主义活动温床的僵局。在此背景下，由四方小组倡议、并由安全理事会最近认可的路径图提出了一种可适用于短期的创新办法，并已被冲突双方所接受。它为所有方面提供了和平的真正机会。

应考虑例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社会代表之间达成的《日内瓦协定》这样的其它大规模主动行动。因此，相关各方正处在十字路口。只有一种选择：避免被拉入暴力的螺旋，踏上和平的道路。这加强了在国际社会中出现的、一致支持路径图条款的共识。现在应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来证明利用这个历史性机会以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的真正意愿。

吉尔曼先生（美国）（*以英语发言*）：我的讲话将与我的一些同事的广泛评论不同，为简短起见，我讲话不会长。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方面的立场一直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全力支持建立一个可独立存在的、民主的巴勒斯坦国，它具有安全与公认的边界，在和平与安全中与以色列相邻生活。特别根据安全理事会认可四方注重表现的路径图是走向中东和平进程的道路的第 1515(2003)号决议，美国认为大会处理中东问题的各项决议应与路径图以及 1991 年马德里和平会议的原则一致。

美国非常关切地注视着在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之下的各项决议草案的继续情况。两个联合国机构——巴勒斯坦权利司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使只有中东冲突的一方拥有权利而没有任何相应的责任的说法永久化。这两个机构连同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一起，每年让联合国花费 300 万美元。美国将继续拒付为这两个机构的预算而分担的部分，并将继续寻求废除这两个机构。

在较宽的水平上来说，将这些机构永久化与联合国支持四方特使为实现冲突的公正持久的两国解决

办法所作的努力不符，这项解决办法建立在基于表现的路径图之上，要求所有方面采取行动。

在议程项目 37——中东局势之下的两项决议草案，与去年通过的决议十分相似，因此仍有问题。我们认为，有关耶路撒冷的决议草案涉及到应当而且必须在各方之间有关永久地位的谈判中决定的问题。同样，关于叙利亚戈兰的决议草案试图推行一项应当通过恢复叙以谈判而决定的解决方案。

各位同事，我请求你们，让我们以建设性的方式通过加强一种和平环境而为中东问题的解决努力，这是一种让有关各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环境，从而帮助建立巴勒斯坦国。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大会专门审议“巴勒斯坦问题”的议程项目 38 的辩论，正巧同昨天举行的纪念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的活动同时举行。

尽管国际社会提出各种要求，然而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危机继续恶化，同时死伤者人数继续增加——绝大多数为无辜平民，其中 1/3 为儿童。以色列武装部队继续入侵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继续增多。

军事占领、检查站和道路封锁造成的经济瘫痪，威胁着一大批巴勒斯坦人口的生存，其中 60%的人今天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必须严厉谴责摧毁住房和资产、宗教文化和历史场所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行为。对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侵犯，是世界上所犯下的最公然、最大规模和最有系统的侵犯。

今天，我们再次谴责对巴勒斯坦总统亚希尔·阿拉法特实行的禁闭，他几乎无法离开他的总部，更不用说到国外旅行，因为他受到的威胁是将被禁止返回祖国。

任意逮捕、酷刑和法外处决，是每天发生的体制性行为。以色列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没有任何限制，必须受到谴责。

古巴认为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占领和侵略的英勇斗争是合法的和不能废止的，对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反抗表示声援。

同时，古巴谴责以以色列平民为目标的自杀携弹爆炸攻击和其他行为，这些平民是其政府政策所带来的暴力升级的无辜受害者。我们还反对操纵这些孤立的行动以质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合法的自卫，并为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有选择和大规模的行动找理由。

在侵略、非法定居点、侵犯基本人权和对巴勒斯坦人民造成身心伤害的长期历史之中，又加上了最近几个月中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隔离墙的情况。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是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际社会始终拒绝承认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以及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和戈兰的兼并，这是安全理事会第 465（1980）、第 478（1980）和第 497（1981）号决议所分别规定的。国际社会在这些机会中通过联合国而表达了明确和坚定的反应。

以色列把建造隔离墙说成是安全措施，但这座墙是建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打算把西岸面积的 16%封锁起来，包括农田、水源和村庄，这意味着实际的兼并，其中操纵安全局势以作为以色列领土扩张的公然借口。

隔离墙、扩大定居点和在定居点之间和往以色列建造安全公路，是明显的领土扩张，有损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并不利于成立一个独立和主权的国家。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班图斯坦化”造成了当地的新的改动，这又使未来可能就永久地位进行的谈判复杂化，并消除了在其全部领土上成立一个连接的巴勒斯坦国的可能性。

古巴代表团感谢按照大会 ES-10/13 号决议拟定的秘书长的报告的发表，报告规定以色列并未满足大会的要求，必须“停止建造和拆毁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这座墙”。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的数量继续增加，而以色列质疑和违反这些决议。对国

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1949 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违反是严重的，每天都在发生。

联合国在整体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中，必须发挥重要作用。大会在这一奋斗中肩负着领导这一努力的任务，因为安全理事会已经证明没有能力执行其显然是强制性的决议。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安全理事会中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实际上在美国于安全理事会中行使的一半否决——即 39 次，是与中东局势有关的。其中 27 次与以色列非法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局势直接有关，还不包括阻止通过相当一批决议草案的持续的否决威胁，这些决议草案甚至没有付诸表决，或被大幅度缩水。

为了推动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其对以色列的用于军事目的的财政支持和军事供应，这包括坦克、直升飞机、导弹和飞机，这些正用来对付平民。美国同以色列占领的合谋政策，清楚地解释了美国代表团刚才就巴勒斯坦权利司和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所作的论述，古巴对此坚决反对。

古巴谴责以色列所犯下的所有侵略、占领和国家恐怖主义行为，重申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古巴还呼吁各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向大会提交的四项决议草案，以支持巴勒斯坦事业，包括其在自己的领土上组成把首都设在东耶路撒冷的独立和主权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埃尔瓦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荣幸在此对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主席帕帕·路易斯·法尔先生以及该委员会成员表达我们的衷心感谢，感谢他们致力于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揭露以色列占领及其耸人听闻做法的虚假性。以色列的占领和做法使巴勒斯坦人民继续长期地遭受痛苦。

在考虑作为阿以冲突的核心和中东问题的真正根源的巴勒斯坦人问题时，我们认为，由于无法找到公正和公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已致使整个地区安全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各个派别一再呼吁停火。另一方面，以色列对这些努力熟视无睹，不断使局势加剧，并对国际努力和区域努力大泼冷水。

以色列政府的顽固不化和坚持奉行殖民主义政策的行径，明显暴露了它执意要抛弃奥斯陆和马德里的所有决议，解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及其下属机构，并威胁驱逐经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从而在该地区历史上开创严重的先例。

以色列最近开始建筑隔离墙，侵入巴勒斯坦领土达 7 英里，在隔离墙和绿线之间圈起西岸全部领土的 11%。这必然会给超过 875 000 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必须立即停止建造隔离墙。

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这些严重图谋的质疑，仅仅是停留在通过更多谴责和拒绝性的决议上。但就连这种决议也遭到了以色列的嘲弄。现在是以安全理事会为主要代表的国际社会负起责任，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合法性的决议，从而让该地区建立起和平与安全的时候了。沙龙政府趾高气扬地对待安理会的决议，迄今又没有因此受到应有惩罚，诱使它进一步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进行采取屠杀和野蛮的行径。

我们重申，以色列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和保障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占领和立即无条件地撤出所占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包括叙利亚戈兰和黎巴嫩南部，并让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自己的独立国家。

最后，我们从这一讲坛上吁请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大力合作，迫使以色列对国际合法性的决议作出回应，以便维护这一机构的尊严。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护，让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和平和永久的解决，在中东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议程项目 38 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谨通知各位成员，将于 2003 年 12 月 3 日星期三作为第二个项目，就决议草案 A/58/L.23 和 A/58/L.26/Rev.1 采取行动。

若干代表团要求行使答辩权。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刚才听到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反映了同样的旧思维，甚至反映出整个历史上占领者和殖民主义者所使用的说法。他的发言里还有一些彻头彻尾的谎言，这里我仅举 3 个例子。

第一个谎言是说阿拉伯一方拒绝大会关于巴勒斯坦分治问题的第 181(Ⅱ)号决议，而以色列接受这一决议。事实是，阿拉伯一方没有接受这一决议，但以色列并非是真心实意的接受。以色列在战后占领了划给阿拉伯人的 50%以上的领土，并将其并入以色列国。战争刚刚结束，以色列便违背分治决议条款，宣布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以色列自那时以来所有政策的主要做法都是扩张和非法窃取巴勒斯坦的领土。

第二个谎言是说巴勒斯坦一方在戴维营会议上拒绝收回 95%被占领土的建议。戴维营会议上没有提出任何单一的计划。在戴维营期间，以色列坚持要在 100 年内保持对围绕西岸和加沙地带的狭长地带的控制，让巴勒斯坦没有国际边界。事实上，这种狭长地带将意味着否定巴勒斯坦国家的实质，更不用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难民权利问题上无法让人接受的立场。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倡议改变了这种情况，双方都接受了他的倡议，尽管有所保留。这促成了在塔巴举行了唯一严肃的谈判，取得了实际的成果。

第三个谎言是说现以色列政府希望和平和接受两个国家的前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还继续进行殖民定居活动？为什么还继续对我们的领土实行扩张主义的定居占领？为什么占领当局昨天还在阿拉伯人的东耶路撒冷开始建筑又一个新的定居点？他们为什么建筑这一使得建立两个国家的解决办法无法实现的扩张主义围墙？昨天签署的日内瓦协议为什么遭拒绝？为该协议出过力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被指控危害他的国家利益？他们的政府甚至指控他们是叛徒。

主席先生，我们要问以色列代表他现在是否敢在你面前接受在 1967 年的边界基础上建立两个国家。这样肯定会立即导致和平。遗憾的是，我们知道他做不到，因为对于沙龙先生、他的政府和他的大使来说——正如其大使在发言中所阐明的那样——事实是，巴勒斯坦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在以色列的发言和其他声明中，他们声称联合国及其各项决议站在一方的一边，而不顾另一方。这再次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说法。我们是遭受剥夺的民族；我们没有国家，我们没有权利；我们是生活在占领下的民族，遭受着定居者的殖民主义控制；我们这个民族 37 年来遭受着持续的镇压运动。我们的人民当中有一半是难民。我们这样生活已经有 55 年了。现在，有人要问为什么不平衡。什么之间的平衡？难道是占领者和生活在占领之下的人民之间的平衡吗？难道是难民和占领其家园的人之间的平衡吗？怎么可能同等对待双方呢？

当巴勒斯坦独立和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主权时，我们将非常高兴同我们的邻国，包括以色列来互换正常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将高兴地来到这里，接受联合国给与的平等待遇。

沙哈姆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巴勒斯坦观察员说我们说谎。我指出我们说的是事实。但有时比言辞更重要的是实地的行为和行动。

目前以色列公民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野蛮的完整的恐怖主义屠杀的目标和受害人。自从 2000 年 9 月以来，当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数月前拒绝接受戴维营和平首脑会议妥协方案之后决定重新使用恐怖主义时，有 900 多名以色列人遭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屠杀，约 6 000 人在大约 20 000 次袭击中受重伤，这些袭击包括在公路上的机关枪埋伏和在拥挤的餐馆中进行自杀炸弹袭击。

这种恐怖主义并非自发产生于真空。它是目前巴勒斯坦领导人有系统和有组织的努力的结果，旨在动员、煽动和甚至讹诈巴勒斯坦社会中最弱、易受伤害

的人群放弃他们自己的生命，谋杀以色列人。许多事实证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煽动其儿童的仇恨、暴力和为了真主而死亡的情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通过其整个社会和教育机构来推动对巴勒斯坦儿童的煽动，其中包括在体育项目、夏令营、公共电视的儿童音乐录像以及甚至学校课本中。犹太人和犹太教被描写成是天生邪恶。以色列作为国家的存在被说成是非法和应该被剥夺的，同犹太人和犹太教进行斗争被说成是有道理的，甚至是具有英雄气概。

例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教育和体育部将屠杀犹太人的最可恶的罪犯变成巴勒斯坦年轻人的榜样和英雄。许多学校、文化活动、教育活动和儿童竞赛项目还以恐怖分子谋杀者和自杀炸弹成员命名。不要误解，这些并非地方行动，而是最高级的巴勒斯坦决策层所参与的。

最近在今年 9 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和 13 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为著名恐怖分子共同发起了一次足球锦标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人包括谈判部长沙伯·艾雷卡特、国家安全顾问贾布里尔·拉胡伯、体育部长阿布德尔·法塔赫·哈马耶尔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伊克拉姆·萨伊德·萨布里，以及另外十名高级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24 支足球队分别以恐怖分子命名，其中包括一些最为邪恶的巴勒斯坦杀人罪犯，例如像伊赫耶·阿亚什，他是臭名昭著的哈马斯爆炸工程师，他第一次发明了自杀性炸弹，还有达拉尔·姆戈哈拉比，她是 1978 年攻击一公共汽车的女恐怖分子，那次攻击使 36 名以色列人丧生。在这次锦标赛结束时，就由艾雷卡特部长亲自颁发奖杯。

请记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在使用国际资金来推动这场将巴勒斯坦儿童变成自杀杀人犯。例如，以自杀炸弹者命名的夏令营是由联合国儿童基金出资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情绪以及鼓励烈士死亡均出现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学校课本中。一首标题为“沙希德”的诗出现在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学校课本中，其中包括这样的词句“我看见了我的死亡，我在加快步伐朝其走去。”煽动仇恨和暴力的做法莫过于一再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描写成儿童的榜样。

在世界其他地区音乐录像是为了使儿童娱乐的，而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它们却被用来向儿童灌输仇恨、暴力和殉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电视教育频道定期播放煽动性音乐录像，其中的演员描述以色列人残酷杀害老人、妇女和儿童，或将母亲连同她们的婴儿一道炸死。不仅通过这些录像教育儿童憎恨和采取暴力，而且还公开鼓励他们通过殉难而向往死亡。通过将儿童殉难描述为英雄气概和平静的手法来抵消儿童对死亡的自然惧怕，这些片断在过去三年数以千次的出现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自己的电视广播。一个对儿童来讲特别毛骨悚然的片断最后结尾时说：“主动死亡，你就会得到再生”。

目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通过这种可恶的摆弄儿童的思想，将儿童自杀恐怖分子被浪费的生命变成杰出的国家英雄主义，要让所有其他巴勒斯坦儿童效仿。可悲的是，这种将谋杀罪犯描述成样板的运动正在取得成功。

在最近巴勒斯坦电视上的一次采访节目中，年轻的巴勒斯坦女童讨论她们对自杀恐怖行动的感受。一名叫余斯拉的女童所作的发言非常典型，她说：“当然殉难是件好事，每一位巴勒斯坦儿童，例如 12 岁的儿童都会说‘噢，主啊！我愿意殉难’”。这是令人恐惧的，难道不是吗？允许在电视上采访幼童，谈论他们死亡的愿望，这简直是越轨行为。这不是和平文化，这是死亡文化。

议程项目 37

中东局势

秘书长的报告（A/58/278 和 A/58/416）

决议草案（A/58/L.27 和 A/58/L.28）

洛瓦尔德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在很长期间，中东和平进程没有进展，在此之后，现在似乎有理由可感到谨慎的乐观。巴勒斯坦人有了新的政府。

库赖总理在向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发表就职演说时表示，他明确地决心按照路径图执行打击恐怖主义的措施。我们期待巴勒斯坦人作出一切努力来打击恐怖主义。新的巴勒斯坦停火将是积极的第一步。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将与埃及人合作，尽早成功地实现停火。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必须克制，并逮捕策划和从事暴力攻击行动的个人和团体。最后还必须解除好战团体的武装。

从阿布·马赞内阁的经历中取得的经验教训之一是，以色列政府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巴勒斯坦人有能力对付恐怖主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需要有在政治和地理两方面开展行动的余地，但只有与以色列政府合作，才能产生这种余地。重要的是以色列现在必须履行路径图规定的义务。这包括停止军事行动，解除关闭，制止暗杀巴勒斯坦人和拆除巴勒斯坦人的住房，并冻结所有定居点活动，包括其自然增长。

挪威政府依然感到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正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的隔离墙。挪威充分认识到以色列保护其公民免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合法权利。但挪威认为，目前正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隔离墙这一事实，已构成了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事实上的并吞。众多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正在受到影响。隔离墙还可能影响关于最后地位谈判的结果，因为隔离墙可对建立一个有毗连领土的有活力的巴勒斯坦国造成障碍。挪威促请以色列停止并逆转在西岸建造隔离墙。

副主席阿利莫夫先生（塔吉克斯坦）主持会议。

我们获悉双方已进行了接触，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一系列不同级别的会谈。我们促请双方同意迅速恢复执行路径图。但国际社会的有力参与也至关重要。安全理事会最近一致决定认可路径图，这表明了这一项要求结束占领并采用两国共存的办法解决以巴冲突的和平计划，已得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

迄今从路径图执行工作中取得的另一个经验教训是，执行工作应该有一项明确无误的载有基准和时限的计划。此外，以业绩为基础的和平计划需要有监测进展的机制。事实上，路径图要求设立一种监测机制，而挪威认为，这种机制对于路径图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挪威鼓励四方继续努力，尽早设立一种有效的监测机制。

作为协调对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援助特设联络委员会的主席，挪威将按照路径图的规定，于 12 月 10 日在罗马召开一次捐助者会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外交部长将出席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表明国际社会支持和平努力，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调集财政资源，并讨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进程，以及以色列促进国际捐助努力的措施。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将加强和平进程，并进一步鼓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为此作出努力。

曼苏尔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岁月不断流逝，全球各地区的国际局势日益变化，世界多数区域已基本上消除了占领现象。事实上，联合国在结束世界各地许多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东例外。由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黎巴嫩南部的沙巴阿农场，中东依然是紧张局势和持续冲突的温床。

我们再次在这里就题为“中东局势”的议程项目举行辩论，这是一个在我们的议程中存在了近 33 年的问题。大会正在审议这一局势，因为在中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事实上，中东局势在继续恶化，现在比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更为严重。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局势已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现在实际上已经失控。

如果我们审视这场危机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占领，是目前事态以及局势持续恶化的主要根源。实在令人遗憾的是，占领国正在寻找各种方式为其占领行为辩解，正在以我们认为是史无前例的、以前世界上没有任何占领国曾使用过的方法进行占领。此外，以色列还在使用野蛮的武力，对其唯一的武器是决心和坚持与占领作斗争的无法自卫的人民部署了巨大的武库。

显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冲突像中东冲突那样，造成了如此严重的仇恨情绪和暴力，并使用了盲目过度的武力。

以色列在 1948 年占领了相当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领土，驱逐了众多合法的巴勒斯坦人，使之流离失所或遭受杀害，并建造了非法的定居点。

1967 年，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阿拉伯土地——加沙和西岸以及被宣布为以色列永久首都的耶路撒冷。

我们看到各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包括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都强调以武力占领他国领土属非法、安全理事会第 478（1980）号决议还对以色列颁布耶路撒冷基本法表示反对。但是，以色列藐视各项联合国决议，明确表示蔑视它们。

国际社会反对旨在改变耶路撒冷人口和地理特征的各项非法措施，而以色列却对国际社会的这个立场视而不见，坚持其暴力和武力政策，给圣城制造新的以色列特征。

以色列仍在贪婪地攫取阿拉伯领土。以色列不仅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而且还占领了叙利亚戈兰和南部黎巴嫩，以色列遇到了黎巴嫩人的英勇抵抗，被迫撤出其部队，但沙巴农场地区却是一个例外，该地区仍在严酷占领之下。

以色列为了加强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的地位和继续进行占领，创建了定居点，让全世界的极端主义定居者都来被占阿拉伯领土居住，并给他们提供各类武器，以便通过血腥政策和屠杀恐吓和驱逐居民，同时还藐视各项国际公约和人权文书。以色列还以真正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建造定居点。

以色列致力改变这些被占领土的阿拉伯性质，剥削其财富和自然资源，这违反了《第四日内瓦公约》等各项国际文书和其他有关联合国决议，例如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该决议认为以色列决定在戈兰强制推行其法律，行政与司法均属无效。

以色列继 1967 年占领戈兰高地后，又颁布了违反国际公约和协定的、旨在使戈兰丧失叙利亚特征的新法律。以色列采取了居民犹太化政策，并建造了 44 个定居点。以色列行为自相矛盾之处包括：通过暴力攻击和藐视国际公约、继续进行占领并变本加厉地对付西岸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和戈兰叙利亚人。一个例子是，尽管有各种旨在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国际努力，但以色列十月份仍侵略了叙利亚村庄艾因沙赫布。

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大会决议都强调了以色列定居点的非法性质。例如，安全理事会第 446（1979）号决议强调定居点具有非法性质、第 465（1980）号决议也强调，以色列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和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 1967 年以来其他被占领土上重新安置以色列居民和新移民活动公然违反了《第四日内瓦公约》。

世界现在完全相信必须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并相信必须创建一个巴勒斯坦国，以此作为任何解决办法的基础。安全理事会第 1397(2002)号决议就反映了这一点，该决议重申两国在安全公认边界内彼此共存原则的重要性。上个月通过的安理会第 1515（2003）号决议旨在支持四方最后确定的路径图，并要求各方遵守路径图为其规定的各项义务。

虽然《千年宣言》表明国际社会决心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在世界各地建立公正持久和平，并支持仍在外国占领之下的各国人民，但阿拉伯国家为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

阿拉伯国家同意把和平作为一项战略选择，并制定了和平倡议，该倡议已在 2002 年阿拉伯国家联盟贝鲁特首脑会议上宣布。这是一项综合倡议，它勾画了和平解决办法的明确基础，并要求以色列撤出 1967 年以来的被占阿拉伯领土，包括叙利亚戈兰和黎巴嫩沙巴农场，执行大会第 194(Ⅲ)号决议，设法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并建立一个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这就是解决冲突的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办法。以色列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以色列无论多么密集地使用军事力量实施占领，都不能掩盖这

个事实。相反，以色列应该通过和平进程设法公正和持久地解决这个持续太久的冲突。无论过多长时间和多少年，真理和正义仍是解决这场冲突的唯一基础。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介绍载于文件 A/58/L.27 和 A/58/L.28 的决议草案。

阿塔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大会本届会议工作伊始恰逢戴维营谈判的两项和平纲要签署 25 周年。尽管人们曾在某些时期对建立公正、持久和全面中东和平抱有希望，但该区域其他阶段却目睹了各种武装冲突和对抗，给和平努力造成深刻后果和影响、埃及以客观的态度和明确的承诺从事了此类和平努力，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中东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建立公正和全面和平。

自这次冲突爆发以来，埃及与其它热爱和平的国家一起努力，通过负有主要责任的联合国，提供并支持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基本构成部分。这些解决办法的基本构成部分由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和第 1397(2002)号决议、1947 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其它决议、马德里和平会议的土地换和平规则以及最后的安全理事会第 1515(2003)号决议所确定。最后这项决议要求国际社会支持路径图，并确定达成解决办法和恢复在不同轨道上的谈判的需要。

尽管所有这些努力，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历届以色列政府错读或错误解释这些国际社会商定的原则。有时，现任以色列政府完全拒绝这些原则。它继续坚持其修建定居点的政策以及深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围墙。它试图把它自己对达到解决所需途径的观点强加于人。这项解决办法必须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以色列必须从 1967 年 6 月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与巴勒斯坦领土上撤离。第二，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希望行使其自决权、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的愿望。第三，必须通过采取各方同意的、排除武装侵犯或使用武力之威胁的措施，确保中东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第四，必须宣布中东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以色列必须放弃其威胁区域安全与稳定的核能力。它也必须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遵守各项附加议定书。第五，必须在实施土地换和平规则中，在该区域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正常化的和平关系与睦邻关系。

为实现这些目标，我国代表团荣幸地向大会提出分别载于文件 A/58/L.27 和 A/58/L.28 中的、题为“耶路撒冷”和“叙利亚戈兰”的两项决议草案。每年，在“中东局势”的议程项目下在大会上提出这两项决议草案，表达提案国对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情形的观点。

有关耶路撒冷的决议草案回顾了过去有关耶路撒冷地位的各项联合国决议，这些决议确定，占领国以色列当局所采取的改变该城市地位的所有措施是无效的。它重申，需要在耶路撒冷有国际利益的存在，需要保护该城市的宗教、精神和文化面貌。它还重申确定，以色列采取的将其主权强加于该城市的任何措施均属非法，因而是无效的。决议草案还对某些国家将其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表示遗憾，并强调说明，任何全面的和平解决方案应考虑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正当关切，以确保该城市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第二项关于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决议草案重申了安全理事会关于被占领戈兰的第 497(1981)号决议的各项条款，以及以色列继续不执行该项决议。它声明，《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继续适用于被占领的戈兰，并确认以色列需要遵守《公约》。它确认以色列在戈兰的定居点以及以色列拒绝从这些领土撤离属非法性质，并对叙利亚和平进程陷入僵局表示深切关注。决议草案还确认，任何关于戈兰的以色列主权或法律完全无效，以色列对该领土的事实上兼并被认为是在该区域实现和平的绊脚石。它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叙利亚戈兰撤离，并吁请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作出一切努力，确保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启动和平进程。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今天审议关于中东局势和巴勒斯坦问题的两个项目。由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并拒绝遵守国际法和执行安全理事会为达到中东冲突的全面公正解决而设计的各项决议，因而这些情形极为困难而复杂。

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已在此讲坛上声明对以色列继续占领阿拉伯领土和以色列日常压迫行动的抵制与谴责。他们要求以色列制止流血事件和对巴勒斯坦基础设施的破坏，停止修建扩张主义种族隔离墙，并终止其暗杀、兼并领土和建立定居点的政策。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进行对妇女、儿童或老人不加区别的残忍行为，用喷气式战斗机和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拒不理会安全理事会目前关于阿以冲突的共37项决议和呼吁、以及大会迄今为止的600多项决议。所有这些决议仍受制于以色列对国际合法性的漠视。

正当世界各国抵制以色列的勒索政策之时，以色列代表在数次发言中、包括在几天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攻击联合国，这再次证明以色列无视联合国并缺乏对联合国的尊重。以色列代表指控大会是伪善的，并作了我们无法提及的其它不体面的指控。以色列代表没有意识到，联合国代表了国际社会已立誓尊重的价值和理想，占领和压迫是找不到正当理由或可为之辩护的。

以色列在占领叙利亚戈兰期间，颁布了强制性立法，违反了它在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下作为占领国所作的承诺。以色列用尽一切手段没收土地，将人口犹太化，移植定居点，并从世界各地迁入定居者和以前与被占领土地毫无关系的其他人。这种行为以牺牲叙利亚阿拉伯戈兰人口的利益为代价，剥夺了他们的每一项基本人权。占领军把叙利亚阿拉伯居民从其家庭、村庄和农庄——共244个——中驱逐出来，并将其全部摧毁。我谨在此说明，自以色列 1967 年占领戈兰以来，被驱逐的人数已达 50 万。他们都等待着返回他们的土地和家园。

以色列继续毁损着戈兰的历史，掠夺其古文物，破坏其环境，并烧毁其森林。它违反所有国际合法决议，拒绝要求它停止侵略性定居政策的所有国际呼吁，继续在叙利亚戈兰地区建设新定居点，扩大现有的定居点。最近，它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监督它在迄今所建立44个定居点建造600个新住房单位的活动。而且，该委员会决定向定居者提供财政支助，鼓励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定居。

以色列还制订法律，使其对戈兰地区的占领永久化。叙利亚从大会这个讲坛呼吁受以色列宣传蒙骗的各国家不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加发掘戈兰地区古物的活动，不要进口被占领戈兰地区以色列定居点生产的物资，而应该遵守安全理事会第 497（1981）号决议，该决议认为，以色列占领戈兰地区的行动以及在该地区行使以色列主权的决定是无效的，是非法的。

30 多年来，阿拉伯叙利亚戈兰地区居民遭遇了与巴勒斯坦人同样的命运。他们反对以色列占领，坚守自己的家园，他们声援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声援他们解放自己土地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独立国家的英勇起义。无论毁灭和占领武器多强大，我们戈兰地区人民将继续进行解放其土地的斗争。

最近，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实际上已经成为战场，以色列占领部队在这些领土上使用致命武器，采取前所未有的野蛮行动，屠杀数千无辜、没有武装的巴勒斯坦人，犯下了战争罪行和国家恐怖主义罪行。正如秘书长报告（A/ES-10/248）指出，以色列违反大会在第十次紧急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第ES-10/13号决议，继续建造其扩张主义、种族主义墙。以色列战斗机继续在黎巴嫩南部侵犯蓝线，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恐吓其居民。由于以色列使冲突升级，该地区局势持续恶化。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提供的资料，2000 年 5 月以来，以色列侵犯黎巴嫩主权 8 400 次。

现在再也不能宽恕以色列这种恐怖主义政策了。以色列占领当局的行动破坏在中东建立和平的所有希望和国际努力。以色列的这些入侵行动——例如对

叙利亚埃恩萨赫卜（Ein Saheb）村采取的入侵行动——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必将升高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该地区拖向爆炸边缘。与其他威胁一样，这次的攻击行动是以色列战争政府公然企图输出其国内危机，转移人民视线，使人们不去注意它未能取得它向以色列人民许诺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安全。

叙利亚力行克制，力求通过国际合法途径解决问题，叙利亚有能力对付侵略，捍卫其土地和尊严。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先生在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Putrajaya）伊斯兰首脑会议上发言时指出：

> “经验——尤其是最近的经验——证明，军事力量不能替代外交努力，不能替代理智。相反，军事力量更需要理智。以色列人应该认清这一事实，应该认识到，无论他们在军事上有多么强大，他们都不可能实现其目标，不可能吓倒我们。”

任何观察以色列行径的人都会认识到，以色列的真正目标绝不是它所说的自卫。相反，它是在为自己的扩张主义政策——没收土地并继续建设定居点——辩护。这是企图为其侵略政策辩护，企图贯彻其侵略政策。

现在应该使以色列相信，它蒙蔽世界舆论的企图已经失败。最近在许多国家进行的舆论调查证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占领，无论以色列怎么说，占领正是毒害中东地区的主要和唯一瘟疫。

叙利亚谨再次重申，应该在马德里会议、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土地换取和平原则框架基础上，建立公正和全面和平，这个框架要求以色列撤出 1967 年占领的领土，包括完成撤出黎巴嫩领土的行动，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保证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国家。阿拉伯人通过贝鲁特首脑会议和平倡议，一致表达了其观点，以色列的回应是搪塞和无视，是进一步采取杀戮和压迫行动。

施特赫林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中东局势仍然令人严重关切。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当地的暴力行为螺旋上升，局势明显和令人震惊地恶化。今天，我们亟需为谈判进程提供新的动力，给予有关当事方人民明确的希望。

瑞士支持执行路径图的一切努力，强烈支持路径图。瑞士认为，路径图是对促进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包括解决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黎巴嫩问题国际社会努力的重大贡献。路径图仍然面临严重问题，但却仍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路径图既顾及以色列得到安全和承认的需要，又使巴勒斯坦人可以行使建立独立和可生存国家的权利。瑞士敦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严格履行其每一项义务，还欢迎安全理事会作出努力，通过第 1515(2003)号决议。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责任恢复它所需要的安全和信誉，这样，它才会仍然是和平进程不可或缺的伙伴。在这方面，改革其机构并且举办自由选举将建立其合法性的新基础。

巴勒斯坦人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攻击平民的行动，为此目的，他们必须选择决心打击恐怖主义的领导阶层。必须授予总理必要的权威，以打击恐怖和暴力行动，恢复公共秩序。任何政治理由都不能说明这类袭击是正当的，这类袭击除了不合法和不可容忍之外，还打破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希望。瑞士一贯谴责这类袭击，因为这类袭击构成严重违反国际法，并削弱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支持。

以色列违反国际法采取的行动只能加重已经面临灾难性经济形势的巴勒斯坦人的痛苦，这些行动包括法外处决、修建隔离墙、拆毁房屋和扩建定居点等。这些行动也削弱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履行职责的能力，特别是防止并在必要时压制暴力的能力。无疑，以色列拥有打击恐怖主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过度使用武装部队只能使暴力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

至于修建隔离墙，这种建筑物严重损害两个国家和平共处的设想。这堵墙超越绿线，侵占了 1967 年占领的大片领土，并为实行没收铺平了道路，没收违

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日内瓦第四公约》，违反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签署的协定。和平进程的这种障碍必须予以消除。这种障碍是与路径图背道而驰的。

不顾路径图中所载承诺在被占领土修建新的定居点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 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这是和平的主要障碍。瑞士非常重视尊重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瑞士始终提醒冲突各方注意它们在这方面的义务，并将继续这么做。在这方面，应当回顾《日内瓦第四公约》缔约国会议通过的 2001 年 12 月 5 日的声明的重要性。该声明强调了当事双方各自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尽管普遍存在悲观情绪，但令人鼓舞地注意到，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知名人士提出的私人倡议——如日内瓦协定和所谓的努赛贝·阿亚龙倡议——为打破目前僵局和解决最终地位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包括耶路撒冷、定居点和难民等问题。这些私人倡议并不寻求取代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官方外交谈判。它们是路径图的补充。这些倡议应当受到欢迎，因为它们采取的路线与以前的和平计划所概述的相同，因为它们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间社会的勇敢偿试，以表明为解决目前僵局进行和平对话是可能的。

至关重要的是，当事方恢复谈判，怀有善良意愿的所有人——不管其立场是否与官方立场相同——都开始认真考虑这项任务，对这项任务表现出其决心、智慧和想象力——以实现两个国家即以色列和将来的巴勒斯坦国共处的设想。

国际社会必须调动起来，继续对当事方施加影响，让它们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并防止新的暴力升级。通过尊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通过履行路径图所载承诺，可以发出建设性的积极信息，指明为本地区各族人民建立一个共享的和平的未来的方式。在这方面，瑞士希望重申坚定支持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中东问题。

吉勒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东各族人民都对未来感到非常乐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民族和个人第一次可以梦想，肆虐了太长时间并夺去许多无辜生命的冲突将从此被视为历史的遗迹。他们相信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激动人心的新时代，冲突将让步于合作，创建一个伟大的新世界的机会将取代历史上就土地和资源进行的争论。

如今，本地区无数自杀性袭击和恐怖爆炸产生的不祥的烟云湮没了大部分乐观和激动情绪。担心和焦虑取代了人们一度普遍抱有的希望。我们现在有可能使正在养育的新一代面临无休止战争的现实。

然而，我们从自己的历史中知道，这并非必然。虽然战争和恐怖主义是过去一个世纪中东历史大部分时期的特点，但这并非我们可选择的唯一道路。还有一条备选道路——基于尊重所有国家权利和对非暴力和相互尊重的不可动摇的承诺的对话与和解的道路。

正是这种承诺使以色列能够与两个邻国即埃及和约旦缔约和平条约。这些里程碑式事件是与真正勇敢的阿拉伯领导人谈判的产物，它们为改进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铺平了道路，推动了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双边和平谈判，促成了双边和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了签署以色列—巴勒斯坦临时协定，这些协定旨在开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实现和解的历史性进程。它们还结论性地证明，只有谈判达成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没完没了的联合国大会决议——可以给本区域带来和平，给本区域人民带来繁荣。

中东和平进程产生的希望建立在一个简单而深刻的概念——相互承认——之上。如果相互承认本地区所有民族和国家的合法性和权利，谈判道路就必定替代暴力道路并带来解决办法。只是因为一方拒不承认这种合法性，暴力和恐怖主义才成为可以接受的实现目标的方式。

以色列当时证明了而且今天重申，它尊重中东所有人民的合法权利，其中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我们愿意执行 2002 年 6 月 24 日布什总统在其有远见的发言中所设想的路径图，为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与我们的邻国进行真诚的谈判。

但我们反过来得到的信息——我们从针对无辜平民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中；从我们地区的许多地方发生的恶毒煽动活动和反犹太主义活动中；从凶手作为烈士获得的资助、支持和荣耀上；从联合国没完没了地付诸无理的单方面决议和对以色列厚此薄彼的对待上得到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如要真正理解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起因，不需要太多，只要看一看该区域许多国家继续拒绝承认犹太人民在其与阿拉伯邻国共存的古老家园上的合法自决权就可以了。正是这种不承认助长了对以色列的侵略。正是这种不承认迫使以色列大力进行自我维持和保护其公民。

这种不承认和恐怖主义政策给以色列公民造成了痛苦，从许多方面讲，它给阿拉伯社会造成的痛苦和绝望也同样巨大。对以色列来讲，这种政策在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困苦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如何自卫。它坚定了我们保护以色列公民和我们的合法权利的决心和意志，鼓励了以色列社会的创新和创造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使以色列在许多技术、科学、农业和社会领域成了世界上的领先者。

对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国家来说，支持恐怖主义及实行镇压和非民主统治这二者的可怕结合不仅没有带来任何政治成果，反而造成了阿拉伯社会的失望和绝望。阿拉伯世界可以为人类做出许多贡献，曾经是也必定再次成为整个世界史上科学与人类领域许多积极发展的先锋。但是，恐怖和专治的可怕结合导致它发生了巨大倒退，偏离了正确方向。恐怖主义是阿拉伯社会的人们的未开发潜能的敌人，就如同它是世界各地成为其无情矛头的无辜受害者的敌人。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及巴勒斯坦社会再次作为可悲证据表明，不是贫穷滋生恐怖，而是恐怖滋生贫穷。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假装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是中东一切问题之起因。我们可以假装从也门到叙利亚的文盲、发展不充分和自由与民主的严重缺乏全都是以色列对以其公民为矛头的恐怖主义实行打击政策的产物。毫无疑问，我们会在今天的辩论中再次一遍遍听到这种迂腐指控，但在联合国里，所谓的“根本原因”和“占领”之语之所以被如此之多地使用，不是为了真正理解困扰我们区域的问题，而是为了为不正当的、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的恐怖主义战略进行辩解。其目的是掩人耳目而不是给人以启发，是为了给镇压统治找借口。它将症状与病因彻底混淆在了一起。

如果我们想真正理解问题所在，真正改善中东局势，那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缺乏，转向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和不容忍，转向煽动、反犹太主义和不承认他人的权利，转向对妇女的压迫、腐败的猖獗、透明的缺乏和谎言文化的存在。正是这些因素而非其他因素滋生了恐怖主义和好战行为，妨碍着自我反思和个人责任，将该区域所有人民置于危险和贫穷之中，阻碍着高贵和持久和平的实现。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把矛头指向自己国家或彼此国家的公民。

如果我们要真诚地思考中东局势，那我们就必须可悲地承认，虽然世界许多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现了民主，中东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却仍在以专治的大坝抗拒着民主的浪潮，在繁荣的海洋中继续作着贫穷的岛屿。这些因素滋养着恐怖主义——其矛头指向了从巴厘到伊斯坦布尔，从纽约到耶路撒冷的无辜者——并将继续这样。这些因素和作为其根源的原教旨主义思想还阻碍着创造政治和文化环境，使真正的和平与让步成为可能。

但这些因素还导致了上个世纪中东的一次劫难，这次劫难在国际议程上长期得不到合法地位，我今天想提请人们注意这次劫难：阿拉伯国家对犹太人的有系统迫害。

20 世纪的历史显示，在阿拉伯政权下的犹太少数民族持续和广泛地受到由国家同意的歧视、排斥和迫害，在 1948 年以色列国成立后，犹太人在阿拉伯国家的地位更是急剧下降。随着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宣战或支持对以色列的战争，犹太人要么被赶出他们的居住国，要么受到镇压，成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政治人质。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犹太人都被迫逃离，其个人和集体财产被收缴和/或没收，而有关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并没有给予任何赔偿，这显然违反了国际人权规范。

虽然历史清楚地表明在中东的那些动荡年代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人口流动，但被赶出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实际上多于由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而成为难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一事实却被轻松地忘记了。

从阿拉伯国家流离失所的前犹太难民的合法权利是国际社会尚未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自 1947 年以来，联合国有关中东冲突的决议已超过 681 项，其中有 101 项直接涉及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但没有一项哪怕是提一提犹太难民的命运，更不用说要求采取行动解除他们的痛苦了。

如果我们要公正地处理中东局势，就不应再忘记那些犹太难民的命运。不承认和恢复从阿拉伯国家流离失所的犹太难民的合法权利，就不能实现中东的全面和平解决。

在我们关于这一事项的年度声明中，我们通常提请注意该区域某些政权的具体政策，因为那些政策继续鼓励和倡导对以色列及其公民的恐怖主义行为和侵略。我们谈到了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等恐怖组织构成的威胁以及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家对它们给予的广泛支持、安全庇护和资助。这些国家的破坏性政策和这些政权构成的严重威胁，以及伊朗非法核武器方案、敌对意图及其镇压性政权的可怕结合，无不为各位代表和整个世界所深知。这些国家继续赞助恐怖主义——尽管全世界现在已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这一事实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战略威胁。

但是，我们今天想把重点放在希望，而不是危险上。我们认为，中东各国人民像世界其他公民一样有权享受民主的、有透明度的和文明的治理。我们愿意相信，能够为所有人保障繁荣、自由、尊严与和平的领导人迟早将会在该区域发展和出现。我们真诚希望，在伊拉克开始的，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在该区域其他一些国家中开始的进行积极变革的可能性将在中东带来一个希望与和平的新时代。

以色列为我们在这个区域中的邻国的繁荣和进步祈祷。我们希望，中东的所有公民将能够在自己的主权国家境内生活在安全、尊严和自由的环境中。我们继续准备与该区域所有国家一道努力，以便不仅实现和平和关系正常化，而且为我们各国人民的共同福利联合促进所有领域中的人类事业。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想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涉及刚才的发言者。尽管他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但我将尽量作我的发言，而不使我的发言成为行使答辩权。

我想说的第二点涉及他前面的发言者，即瑞士大使。在这方面，我想赞扬瑞士作出努力以帮助日内瓦建议的有关各方达成积极结果。

在这一年中，中东区域经历了更多消极事态发展和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殖民政策和战争罪行仍在继续，以色列境内的自杀爆炸也在继续。紧张局势加剧，阿以对抗升级。立场的两极分化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有增加。极端主义组织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包括在他们本国采取恐怖主义行动。该区域还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和目前仍在继续的外国军事存在。

该区域的局势还受到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而国际局势再次证实，要成功地处理消极国际现象，需要解决该区域的局势，特别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

以巴勒斯坦问题为其核心的中东冲突继续意味着，该区域的至少部分地区仍未实现民族解放的目

标。这涉及到很多复杂问题，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多种影响。阿拉伯人把以色列看作一种外国存在，认为它代表的是敌视阿拉伯人及其国家的外国利益，以阻碍其发展和进步为目标。他们所看到的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空前不公正行为造成一种仇恨和敌意，而这种情况由于以色列多年来的做法而变得根深蒂固。更为严重的是，普通人看到以色列拒绝接受阿拉伯领导人为在两国解决办法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解决而作出的努力。很多阿拉伯国家过去参与了与以色列的实际军事对抗，它们的一些领土因此而被占领。在这场持续的对抗中，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经受了很多牺牲和巨大的财务损失。

确实，阿拉伯区域紧急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但试图评价该区域的局势并对其施加影响，而同时却无视上述事实，这至少也反映了对当地局势缺乏了解。达到必要的目标，包括实施民主程序首先要求结束冲突。阿拉伯人将不会愿意在这方面接受外国努力，除非他们深信，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并符合阿拉伯全体公民的利益。除非我们对阿以冲突采取一种平衡的政策，否则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无论如何，尽管该区域的局势要求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行动，但这场冲突在得到解决之前将继续是该区域的核心问题。

我们必须记住——作为一个认真的目标记住——需要结束在该区域其他国家或地区中的外国军事存在。当然，我指的是伊拉克。那里的军事存在应被视为一种战略立场，而不是看作一种战术性的或短期的立场。向该国人民及其代表移交权力和主权将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但为了取得成功，为了使伊拉克能够向一种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发展，国际社会和该区域的更多行动者应该参与。更重要的是，应该使伊拉克人民深信，外国存在确实将很快离开。我还想强调有必要保持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拒绝接受再次出现的有关分治伊拉克的陈旧殖民主义想法。伊拉克人民坚持要保持他们的国家统一和主权，他们应在这方面得到支持。

宗教极端主义这种现象不只限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事实上，伊斯兰教目前从内部和外部受到攻击：内部的攻击来自极端主义的、疯狂的组织，他们与真正的伊斯兰教无共同之处；外部的攻击来自那些力主进行宗教对抗的人。我只想提到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人就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所发表一些言论。这些言论甚至没有引起任何反对。

实施继续是，宗教极端主义这种现象在三个一神宗教中，甚至在其他宗教中都可以看到。确实，这三个宗教中的极端主义在目前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无疑是彼此助长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应该共同对付这种现象。我们的目标应是打击宗教极端主义，而不是其它。

反恐怖主义的战争应继续是对在全球范围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战争，以及反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战争。我们必须消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但是我们也不应允许有人盗用国际议程，或使其脱离正轨，为处于中东冲突中心的一个当事方的狭隘利益服务。我指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企图把它同巴勒斯坦人，甚至同巴勒斯坦极端主义团体的冲突，说成是国际反恐战争的一部分，这在法律和政治上是错误的，严重破坏反恐战争。以色列是一个占领国，以色列所从事的是殖民主义活动。

某些巴勒斯坦组织对以色列平民采取的行动应该受到谴责，但也应当指出，这种行动仅发生在以色列境内.，既无全球性，又和国际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关系。更加重要的是，这些行动是以色列占领、殖民统治、压迫和战争罪行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消除造成这些行动的根源，定能结束这种恐怖主义现象。

有些国家必须作出抉择：开展反恐和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斗争，这场斗争没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参加不可能取胜；或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开战，这正是以色列和以色列某些朋友所希望的。有些国家必须选择，我们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明确决定。

概括说，以色列的政策是中东问题的主要原因。要么以色列改变政策，要么国际社会改变政策，我们希望以色列改变政策。否则，局势将变得非常危险。

克龙福勒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自阿拉曼战役纳粹军队败北至今半个多世纪来，中东战争与冲突连绵不断。中东地区目睹托管结束，殖民主义告终，但唯有巴勒斯坦依然例外。成千上万饱受战争创伤的犹太人从欧洲来到中东，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这些入侵者对巴勒斯坦人实行恐怖，把几十万巴勒斯坦人从他们自己的家园赶到阿拉伯邻国，在中东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外来实体，他们积极扩张领土，损害该地区各国，霸占他们的财富。

这国家是造成中东悲剧和巴勒斯坦人被压迫的原因。我们听到该国代表谈 1948 年后阿拉伯人压迫犹太人。我想，我有责任指出，整个历史上，自从安大路西亚沦陷后，阿拉伯人始终接纳受迫害的犹太人。多少世纪来始终如此。当犹太人受迫害，特别是在欧洲遭受各种迫害时。决定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从未受到过打击，直到他们用血火政策建立以色列国，用恐怖主义迫使居住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帮助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种族主义家园。

上世纪初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时，因为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宽容，使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随后，他们利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武装自己，屠杀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人。这时，犹太人不再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欢迎。今天我们要问，以色列为何竭力促使世界各地犹太人移居犹太国，事实上这些犹太人在其他国家过着安全的生活。我们要问，以色列为什么要他们移居以色列，同时又在该地区制造种种破坏？1948 年，这一外来实体发动第一次阿以战争，最后以停火和休战结束，阿拉伯方面希望以此机会找到国际解决办法，让巴勒斯坦人能够返回家园。然而，休战未能持久。1956 年，以色列参与三国侵犯埃及苏黎世运河；1997 年发生第二次阿以战争，以色列军队入侵三个阿拉伯国家。1973 年第三次战争爆发；1978 年，以色列扩大战火，入侵我国黎巴嫩，他们毫无正当理由，正是为了追击巴勒斯坦难民。1982 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派兵进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经过黎巴嫩 22 年多的抵抗，才被迫撤离。今天，阿以冲突尚未结束，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

中东还经历了其他的战争，包括也门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二次海湾战争、欧加登战争、对索马里战争、埃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战争、苏丹南部冲突、解放科威特战争，到盟国对伊拉克战争。这些战争与冲突的发生，冷战起了很坏的煽动助长作用。所有这一切将中东变成了令全世界日复一日感到关切的问题。这是由于控制着世界经济以及世界未来的贵重的战略物资，即石油。

冷战和前苏联崩溃之后，世界开始为该地区寻找一种新秩序，这将使得有可能以政治解决方案来取代目前正在进行的战争。专家试图通过所谓的中东冲突解决方案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这需要许多国家的参加，并通过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协商一致最终确定一项可以实现和平的计划。

经过不懈的努力，国际社会得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有关各方在会议上就中东的持久、公正和全面和平的原则和基础达成一致看法。虽然有关各方接受了这些原则和这些基础，包括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但以色列不愿意接受这一原则。对以色列来说，和平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扩张梦的结束和以色列象其他国家一样遵守国际法。因此，它通过对巴勒斯坦人施加额外的条件，剥夺他们基本的权利来回避《马德里协定》。这是在《奥斯陆协定》的框架内完成的，它使和平进程陷入了 10 年的谈判沼泽，以色列以此拒不给予巴勒斯坦人以任何本将允许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土地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以色列坚持将被占领土，以及巴勒斯坦主权的所有组成部分置于其控制之下。直至以色列本届政府任期期间，局势继续恶化，本届以色列政府甚至拒不执行《奥斯陆协定》，并将

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颠倒了过来。它甚至于指责具有合法领导地位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推行恐怖主义、怠工和腐败，并摧毁其大本营和机构。

以色列再一次完全无视各项马德里决定、叙利亚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方面。由于以色列的不妥协立场，和平进程蹒跚不前。但国际社会还是没有放弃，它通过四方再一次进行了尝试，建立了所谓的路径图机制，旨在使有关各方回到谈判桌上。以色列在安全理事会几星期前通过路径图的当日就拒绝了路径图。以色列为其设立了各种先决条件，总共 14 项先决条件。以色列继续要求获得更多的时间来结束巴勒斯坦人民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两年多来，巴勒斯坦人民还在继续抵抗占领。

以色列政府的拒不妥协立场破坏了旨在寻求和平解决中东冲突的所有国际努力，而且这种努力持续至今。我们曾听到有人这么说，如果我们想要和平的话，就必须改变整个区域。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以色列是全面和公正和平的障碍，因为它拒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以 1967 年 6 月 4 日的边界在民族领土上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因为它拒不从被占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其他被占领地点，例如沙巴阿农场撤军。

我们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将和平作为了一项战略选择。阿拉伯领导人和 2002 年在贝鲁特举行的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阿拉伯和平倡议》，其目的就是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以及大会第 194(Ⅲ)号决议和各项马德里决定及土地换和平原则。然而，以色列无视这一倡议，继续长期对巴勒斯坦人民施暴。

我们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能接受以色列拒不执行联合国决议以及继续将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抵抗运动称为恐怖分子的状况。解放被以色列占领军占领的土地是一项民族义务。如果以色列政府坚持拒绝和平努力的政策，那么毫无疑问，抵抗将继续进行下去，双方将继续有所牺牲，无辜者的鲜血将继续流淌。

中东区域在至今的五十多年里一再遭受蹂躏并流淌鲜血。战场已经扩大到伊拉克，孤儿寡母的国籍各不相同，现在已经包括来自全世界各民族的孤儿寡母。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通过践踏其他民族的安全来寻求自己安全的权力。以色列侵略者，即其他国家领土的占领者没有权力称自己面临危险。它必须做的一切是从这些领土上撤军，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现在是执行这些决议的时候了。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